

尚

書

箋

召誥第十七

周書八

尙書卷十七

王氏集注并箋

召誥

大傳曰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七年

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
豐使召公復營雒邑如武王之意箋曰
周公先作雒邑後所稱成周也此復營雒
所謂王城先邑以遷殷頑後邑以封周公
如京師之制示不臣周公也周公不敢居
而自請老居成周讓後邑以爲東都名曰
王城許王畱公故不居豐其後乃歸老於
豐而君陳居成周焉召公奉幣者周公還
政諸侯畢會宗周而王命悉至雒朝周公
遣召公誥諸侯以畱公之意非誥王及公

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

司馬曰成王七年二月乙未鄭曰是

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當爲一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箋曰鄭以反政當在正月故改此二月又以乙未至丙午十二日并改下三月爲二月與諸家不合又改經字非也攝位無正還政則必有正以正月還政已就臣位矣王不敢臣之而必欲畱之乃議分天下作王朝箋曰言王朝維京至二月朝而發命耳王朝則周公在朝也

步自周則至于豐

大傳曰成王在豐欲宅維邑馬曰周鎬京也豐

文王廟所在將卽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卽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爲父恭也於此從鎬京行至于豐就告文王

廟告文王則武王可知
度也室中以几堂上以筵
筵宮中以尋野以步
涂以執步其通名耳
禮曰以狸步非步行也
將作雒京仿鎬京之制
故命步之又至豐者
豐亦京師度兩京城郭
宮室塗巷之制度惟
也言則者王讓居豐因
同至也公則往雒惟
大保先周公相宅
大傳曰使召公先相宅
鄭
維以封周公春秋傳所
謂中分之大本保二伯
職典建國若營謝城齊
三公事也必言先周
公者王不敢臣公避
至豐公將避王往
粵若來三月惟丙午
朔後計日戒行不敢
畱事示敬也班固說三
月甲辰朔三日丙午
肅
皆引惟三月王應麟說
漢人引丙午蠡
粵

三日戊申大保朝至

箋曰舉徒役必有朝至之禮先肫不書事蓋期

日也過期三日而後

于雒卜宅

箋曰所謂厥

既得卜則經營

營曰經定南北

粵三日庚戌

大保乃以庶殷

箋曰特言庶殷不同先攻位

于雒汭

鄭曰汭隈曲中也箋曰攻治也先

五十粵五日甲寅

位成

箋曰謂左祖右社面朝

後若翌日乙卯

箋曰若者別一事也大保先

成也八日位成周公

周公朝至于雒

箋曰先

明日乃至言其功速

也

百工諸侯皆從故又朝至此時周公讓封王
許改新營爲王城新邑居公爲成周文不具
者當在則達觀于新邑營司馬曰其二月
別篇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往營成周雒
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鄭曰史不書王往者
王于相宅無事也箋曰達自此往彼之詞
新邑康誥所謂新大邑後謂之成周新營召
公所經營雒汭之位先無里居者後謂之王
城相距粵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箋曰雒
五十里粵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誥所謂
予不敢宿則禮者王以秬鬯來命周公郊類
祭也在雒邑明堂言郊者先郊後禮上言用
牲以特牛郊下言粵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
牛二明堂告文武粵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
牛一羊一豕一新邑則郊于新營也牲不必

記以用大牢同
王禮故詳之
王禮卽下所記大保奉幣之日也
便文先記用書不作之事重朝事用書命庶
殷侯甸男邦伯卽位公留筓曰用書者大諸天下以王
伯者命賦工作王城也王城異於封國故必
徵侯甸男三服之徒役不及采衛工小於作
維邦伯州伯厥既命殷庶庶不作筓曰殷
統其州邦者庶庶兼殷多士命工但役民耳
庶兼殷多士命工但役民耳
大家世族皆率督助工故記之
邦冢君出筓曰此朝在明堂三公中階侯阼
門外在內取幣乃復入筓曰諸侯奉珪兼幣
者爲冢君取幣乃復入奠于中庭周公讓不

敢當擯者還摯於門外錫周公鄭曰所錫之
上介受此仍以賓禮入幣蓋璋以皮
及賓王大弓此時所賜召公見眾殷敷之民大
作周公德降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
大戡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于
位以其命賜周公箋曰以王命錫則升堂
致命也大保出公降立于阼階大保升曰拜
公升聽命降拜延登大保乃讀冊為誥曰拜
手稽首旅王若公誥箋曰言稽首明此誥當
王順公意即告庶殷越乃御事東晉本作越
政封公之事自乃箋曰
御事諸侯誥受王烏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
事者謙不斥其君鄭曰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天子為之
鄭曰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天子為之
首耳箋曰上帝感生帝改者改弟及為世

嗣始有茲大邦殷之命惟王受命箋曰必立

太子也公不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箋曰傳子故無

賢故無烏呼曷其箋曰曷其柰何勿敬箋曰

窮之憂當自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終其命言長有

警也天下堯曰茲殷多先哲王在天箋曰在察也

天祿永終乙故粵厥後王箋曰後民茲服厥命箋曰

多無不厥終智臧鰥在隱匿也鰥病也箋曰臧

服者箕知天命者皆自臧匿夫知保抱也箋曰知匹

紂為獨夫孤立在位也

匹婦保綵也保抱猶襁負也攜持厥婦子箋曰攜提持握也

婦以哀籲天祖箋曰籲呼也祖存也保抱其子攜持其

執箋曰不禦克奔故無逃俘也烏呼天亦哀于

四方民箋曰四方其眷命眷顧用懋王懋勉

也言周公定殷又其疾敬德疾箋曰戒周公當

終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箋曰此下言

監二代之意迪道也保安也自面稽天若今

夏始傳子乃天道以從子之法面稽天若今

時既墜厥命鄭曰面猶回向也雖勉謀順天後

亦隊命傳子不能久今相有殷天迪格保箋曰格至也

大臣也面稽天若今時既隊厥命箋曰任大臣

無賢君又患無賢臣夏傳子今沖子嗣箋曰子則無遺壽

考漢語引無遺考老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箋曰

同稽夏之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箋曰有又也

稽烏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

不一作不箋曰誠和今休王不敢後箋曰

也勸王勿以幼少自嫌周匹休不敢後言趨事用顧畏于民說文

引暑

箋曰暑險也王顧忌不早來雖殷王來紹
民失望或生猜阻不可測知故險也

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也鄭曰自服

此勸周公居成周也上帝感生帝元子相承

是紹繼之曰于也周公又居成周作大邑以

輔王乃成宅中而會益增王其自時配皇天

治雒之美名公者旅王命也其自時配皇天

毖祀于上下箋曰此祝王居雒之美也皇天

配之配對也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

慎上天下地民箋曰此祝公居成周之美也皆言其者期

愈今休王先服箋曰此又言遷殷民於西亦

美所以治京師也先服先所治

宗周也今將興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箋曰殷多士往實之
來東殷人遷西是日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箋曰比介比邇介間也
孫星衍說節性調和殷周也呂覽曰節乎性邁行也殷民將擇日行邁勸其往錡京也
王敬作箋曰此下專戒王入于誦庶殷諸侯
邑也王警戒作所不可不敬德箋曰敬德重維今不作矣
自在王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箋曰監
殷乃能警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厯
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隊

厥命

箋曰戒王也

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

麻年

箋曰改服言受者子保格保有異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惟不敬厥德乃早隊厥命

箋曰戒周公也

今王嗣受

厥命我亦惟茲二國

箋曰我我周公惟思也二國夏殷

命嗣

若功

箋曰命嗣王順王功

王乃初服烏呼若生子

王充引今

王初服厥命

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箋曰在察

也貽遺也哲制通用字自制其命非人所贈

遣王充說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

善意於惡終以惡傳言譬猶涑絲染之藍

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

今

周書

召誥

天其命哲

箋曰天即王也嫌斥言王

命吉凶命庥年知今

我初服

箋曰言王初服而天下已知其吉凶

宅新邑肆惟王

箋曰

宅新邑謂周公也肆即監也公仍為監惟王之故

其疾敬德

箋曰前戒王敬

此戒公也

王其德之用

箋曰祝王用公也

祈天永命

箋曰

祈請告也告天者召公也告天不隊命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

非彝亦敢殄戮

箋曰淫過彝常也誥殷民以王寬大之意

用乂民

若有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

箋曰言不小以位為元

民乃惟刑

箋曰刑法也

用于天下粵王顯

箋曰用德也

王初卽位德未顯當賴公顯之上下勤恤箋曰上君民其曰我受

天命丕若有夏厯年式勿替有殷厯年箋曰不

通用字替廢也文从自竝不能竝爲替勿替者能竝也欲王以小民受

天永命乃公之上勤王下恤小民拜手稽首曰

予小臣鄭曰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我小

讀誥畢復拜周公稱小臣敢以王之讐民

對攝王也致己意更畱公敢以王之讐民

作酬箋曰酬亦對也百君子粵友民箋曰百君

子庶邦家君亦保受王威命明德箋曰保任

畏天畏民特命畱公王末有成命王亦顯箋
召公任受以明公德
末終也待王終成天命
能自顯之時是公終之
箋曰勤勞也言已知公欲
退非敢久勞公惟共王命
於公即所
以供王
能祈天永命
箋曰能用供王也言奉幣
欲永受
其命也
爲天命所係故告天

召詔十第七

尙書十七

雒誥弟十八

周書九

尚書卷十八

王氏集注并箋

雒誥

箋曰述周公迎王至雒及封魯之事以告天下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箋曰公讓雒居成周許王

雷輔因上書成王言改雒爲王城之意也復還也子太子也正其子稱仍總己之典也明大也辟公攝政之公大辟則攝位之公也辟公舊典稱王新制其當還政一也無所黜陟一無嫌王如弗敢及天
疑也
箋曰言王謙
命箋曰基始也謀也始
謀營雒定公殊禮命
予乃肩保大
箋曰肩繼也保
基命定

大武功也左傳曰夫武保大定功言武王定
殷卽欲作雒今作之爲繼其志也初爲新邑
後爲京師是相東土箋曰司馬引書云武王
爲盾保大相東土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
旦卽王所曰曷爲不寐武王曰告女維天不
饗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
滿野大不饗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
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
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自洛汭
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
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詹伊雒伊雒天室
營周居雒邑而後去又曰成王使召公復營
雒邑如武王之意然則營雒者太平之成武
王之志也殷強族三百有六十後益蘇多自
殷庚時已不易治故作二大城控制之又遷
其尤強者其民既殷舊族周以夷狄屬藩入

爲大君未能遽臣之又三監亂時庶殷未叛
滅之無罪令之不從因謂之頑民非周公之
威德未能作其基作民明辟箋曰基始也東
維維邑於東也其至于雒師鄭曰我以乙卯日
也王予惟乙卯朝至于雒師鄭曰我以乙卯日
箋曰乙卯至雒維眾卽我卜河朔黎水鄭曰
來朝至焉所謂大和會我卜河朔黎水鄭曰
河朔黎水者近于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
卜近以悅之箋曰黎水卽淇水卜衛國之
城移康叔居衛爲監也至是沫土治已三年
微子封宋亦三年紂都向化又將作王城乃
移康叔居淇益近西收沫爲公邑應劭云上
黨郡壺關黎侯國地理志壺關有沾水東至
朝歌入淇水經淇水出大號山東北沾水注
之逕黎陽南入河黎國在今潞安府長治壺

關二縣之交在朝歌西北三百里今黎城縣
在壺關南百里黎陽今濬縣在黎城東二百
餘里朝歌今淇縣
在濬縣西百里
我乃卜澗水東漣水西惟
雒食鄭曰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
使服田相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
河南縣是也箋曰我者內詞卽謂召公也
召公以王命卜宅周公不宜更卜矣澗水東
在雒水之南九鼎所居王之東都故曰王城
平王後遷焉食作也雒謂庶殷也庶殷不作
曰惟我又卜漣水東亦惟雒食鄭曰漣水東
雒食今雒陽縣是也箋曰成周在雒水北殷
餘民所居其後周公治之君陳正之康王畢
分而里之五年已營矣又卜者拓大其制以
配王都亦使新邑遷雒之民作之所謂悉自

效平來以圖平從賈昌朝引今本作伴

圖畫也劉向引伴同孟康云伴使也使人以

云漢儒引及獻卜筊曰已卜乃圖又獻卜者

予不敢王拜手稽首筊曰王即位郊祀之日所謂

公筊曰攝王惟以令天不敢不敬天之休來

相宅其作周匹休筊曰王在豐而謂維色為

作維以配公既定宅平來來鄭曰平來來者

日謂獻圖一使視予卜休恆吉筊曰恆常也吉

之圖恆吉祭祀之吉日視今之我二人共貞

示字示恆吉者欲王祀于新邑箋曰二人言王及周公也王

馬曰貞當也居王城公居成周故共貞貞卜問也大卜國

大貞謂大制作也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以者

聽命之詞萬億年言久也敬承天拜手稽首

之休禮明堂也於是是以秬鬯至言周公

誨言箋曰復稽首送使者也誨告也言周公

曰王肇稱殷禮鄭曰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

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

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

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頒行周禮班訖始得

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箋曰肇始也

殷盛也春秋傳有殷祭禮有殷奠稱舉祀于也周公言迎王至新邑待王舉大祭

新邑咸秩無文白虎通引無于箋曰無文者殷舊畿及洛汭山川星辰

自殷滅廢祀今新作王城當徧次四望羣神於周祀典無文者祀之孟康說諸廢祀無文

籍咸祭也應劭引讀文為素云予齊百工平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

從王于周箋曰齊飭也百工官未命者平使也王先在豐周公飭諸臣使至豐

從王往予惟曰庶有事箋曰庶眾也言我惟同於庶有事不敢當

尊今王即命曰日又作日箋曰即就也就

命公記功宗箋曰新邑未備百官大祭當須祀官至雒王謙故命周公疏記

在雒有功者及同以功作元祀箋曰元祀大姓宗室悉備百官

作爲也爲猶助也惟命曰女受命雒弼箋曰女述

以有功者助禋祀王命稱公之詞故自女也雒弼厚輔

下所謂斐迪篤也中分天下故厚

載乃女其悉自學功學功從大傳東晉本作

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大傳曰悉盡也

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義牲制禮作樂一

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

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

莫不自悉以奉祭祀者此之謂盡其天下之

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箋曰成王言大

視營雒載書皆女周公致太平德

治盡使諸侯自效功謙不敢與也

孺子其朋

孺子其朋

鄭曰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

維委周公而自居周固執謙退有私其親之意使異姓之臣王必不讓故不可也

其

往

箋曰勸王往新邑也李賢引慎其往爰延

咨政德蓋今文作慎其

無若火始燄燄

梅福

往故或說為慎所與

無若火始燄燄

引無

作毋燄作庸班固引炎炎

敘弗其絕

箋曰敘序也王當篤敘維邑弗疑

然後防之亦無及矣承上說非經意也

彝

箋曰厥其若順彝常也殷及撫事如予

及暨也撫撫治也惟以在周工往新

邑

箋曰言不可平鄉即有僚宮府治事之處

王來維使殷土明作有功惇大成裕

亦勉女永有辭箋曰辭治也孫星衍讀辭公

曰已

箋曰此下公女惟冲子惟終

女其敬識百辟享

箋曰作維為民極專以受

衰西淪于戎南夷北狄冠帶之國皆偏在東距周遼遠今作維受朝移東將千里然後昔

之采服爲衛甸服爲男蠻爲采夷爲衛鎮爲蠻蕃爲夷昔之九州之外今爲六歲一見之國焉九服之制非雖不可作雖而後亦識其百辟來享昔所未有故當識記之

有不享享多儀箋曰覲禮四享庭儀不及物實惟國所有故多儀

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鄭曰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者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亦享也箋曰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周初入中國又當隆平之時或以利飭焉或以賄自進故推其志曰不享也役爲也言此多物無儀者不爲志于享至雖凡民惟尙當有黜陟非但受朝示太平而已

曰不享惟事其爽侮箋曰爽差侮傷也享之禮凡民不與然王有好

貨之名則殷民將輕朝廷是因此不乃惟孺

享而致凡民夷貳二心且侮傷王室

子攷攷從說文引東晉本作頌馬曰攷猶分也鄭曰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

言分者誘掖之也箋朕不暇聽箋曰暇猶日攷分者分別黜陟之

但作假終也聽治也言朕朕教女于棐民彝箋曰

云教女者成王執謙故正告之言卽位非尊王亦教女之一道女但當往雒輔民常耳

女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鄭曰獲勉也箋曰言王不自

勉聽政而但推讓非厲精長久之義也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

不敢廢乃命箋曰篤厚敘序也正父酒誥三父之官治殷圻者言治殷乃三

父之任非王一人之責此三父者
無不順予必不敢廢王命言易治
茲予其明農哉
大傳曰大夫士七十致仕退
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
爲少師新穀已入樓鉏已藏祁樂已入歲事
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
小義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距冬至四
十五日始出學傅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
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
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
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出入
皆如之此之謂造士 箋曰明農致仕在田
里教農民禮義及**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造士亦以輔王治 箋曰無遠
勸王至新邑也戾定也至彼雒
邑布寬大之政則遠方自定矣
王若曰
箋曰若曰

者記言之詞此下王以公意堅
因至雒仍命周公祀明堂之事
公明保予冲

子箋曰明勉也畱公稱不顯德以予小子揚

文武烈箋曰不顯謂文王也周公宗祀文王

之廟所不在之地有大朝會皆祀明堂於鎬

於雒於五嶽皆有焉稱揚先美莫大於此今

作維始大合諸侯其禮尤盛成王不敢自當

故命公以小子揚之謂使周公設明堂之位

攝王出命以代王禮祀也

禮記因之有明堂位一篇奉荅天命和恆四

方民大傳引荅作對恆下有萬邦箋曰荅

也是時西南諸侯多有及見文王者欣覩太

平追思其德文王先已祖太王則文王不可

為祖倖同功德之宗猶未稱諸侯之意故周
公更奉之明堂以配上帝是曰合天命也四
方咸知周公之德今見成王尊禮
周公其和益固是以為和恆也
筭曰師維師宗周宗也惇勉也作成周
居發眾齊白工勉宗周二者皆公之功將禮
稱秩元祀筭曰將行也使公攝咸秩無文筭曰
望郊之細也既攝大祀便徧惟公德明筭曰
秩維邑羣小祀新列祀典者惟公德明朝諸
侯王太祀光于上下筭曰上天下勤施于四
以顯公德光于上下地謂郊社也勤施于四
方筭曰勤謂旁作穆穆筭曰旁溥也穆穆謂
穆御衡不迷御從鄭漢延康詔引同東晉本
穆御衡不迷作返鄭曰稱上曰衡筭曰

周書九 雜詁

御持也衡玉衡也攝政之道法旋璣玉衡不
迷者大麓之政此謂周公攝王如昔舜攝帝
也文武勤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有
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
以勤于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
下大洽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
矩之相襲也箋曰勤觀也猶對也周
冲子夙夜毖祀箋曰許公還政也公教子王
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厚箋曰棐輔迪道篤
我甚厚無不如王曰公子小子其退箋曰退
今時重畱公也退言不敢固讓也上言罔不若時畱公攝政
此又原公意欲就臣位復不敢固讓開設兩

瑞故各即辟于周命公後
箋曰周鎬京也雒

辟將命公後爲
之蓋君陳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

克敕公功鄭曰敕安也
箋曰此下宜命伯

母弟爲大宗又立伯禽則周公以別子爲祖

伯禽繼別爲宗百世不遷也若不封魯而但

則不安也記曰康周公故以賜魯
迪將其

後箋曰迪道將進也欲周
監我士師工箋曰

奄君舊地時亦屬三監今令伯禽監殷士及

眾王官蓋卽以王臣爲魯臣以寵異之春秋

傳魯有單伯周有單子其一也左傳言誕保

衛唐魯皆有殷民大族衛唐則王監

文武受民

箋曰誕大保受也文武受民謂殷民也大受之者以王土封魯非常

之典

亂為四輔

箋曰亂治也三監治殷衛居淇唐居汾周公居成周增以

伯禽則為四輔

王曰公定予往以公功肅將祇歡公

無困我

我從漢書引東觀書逸周書並同東晉本作哉箋曰定止也止公曰且

有後命肅進將助祇敬也歡當為勸言昔我賴公功進助警勸我今去則我困苦也

惟無斁

箋曰斁終也公其康事公箋曰康安去則我恐無終

不煩以

勿替刑箋曰替廢刑法也公雷四方

其世享

箋曰成作維受朝享之功周公拜手稽首箋曰受命不辭

曰王命予

箋曰命攝朝祀

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

曰鄭

文祖者周日明堂以稱文王

箋曰文祖堯

時明堂之名其感生帝為赤帝周德同堯改

曰明堂而以文王為祖故亦稱文

祖焉堯之文祖為室此文祖為人

越乃光烈

考武王弘俟

俟東晉本作朕箋曰俟古訓字

鄭曰烈威也

俟大訓也作維者武王之訓

共孺子來相宅

箋曰共供也庶邦朝享供

王命故相視宅維居上中

其大惇

箋曰惇勉也王大勉

典殷獻民

箋曰典主也主治殷王族舊臣為民所儀表者

亂為四方

箋曰亂治也為化也

杼材曰厥亂為民

新辟作周共先

箋曰已還政仍為辟公居新邑專典

朝貢之禮曰其自時中又箋曰曰于也自由

如始受貢出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箋曰休慶績功也

治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箋曰成太平和萬邦

也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箋曰子者王卿之稱

御事諸侯之臣進受王政令者也篤前人成烈箋曰前人荅

其師作周孚先箋曰荅對也師諸侯之眾荅

之名春秋傳曰季氏之孚周公以己為考朕

宗姓故自謙言孚始作維之臣最先也昭子刑乃單文祖德馬曰單信也鄭曰成我

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大皞之屬為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

用之箋曰攝朝以成明太子平來美毖殷乃

命寧寧下依鄭本有王字鄭曰周公謂文

名二人兼之箋曰平使也毖戒也殷禮謂

攝太祀也命于寧王謂受命禘廟記曰作龜

于禘宮周公禘文成王禘武子以秬鬯二卣

受命文武皆以命寧統之也

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鄭曰禋者六典成祭

于明堂告五帝大皞之屬也箋曰秬鬯祭

禮重者故舉以言之二卣者五天帝文王一

卣五人帝武王一卣王在行所故不用彝予

曰者戒百官之詞拜手稽首謂羣助祭者

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大傳曰天下諸侯

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
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
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侃然淵其志和
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
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
刀執匕者負牆而歌憤于其情發于中而樂
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
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于雒誥鄭曰既告明
堂則復禋于文武之廟告成雒邑箋曰禋
煙也城中無寮祭禋必在明堂不在廟也祀
文王于明堂自此祭始立明堂者申文武之
尊也文王在豐已作七廟矣武王未十年而
作鎬不可廢七廟重作故于鎬立辟邕亦名
明堂及今作雒又不容更立宗廟故又立明
堂明之言大也顯也明堂在郊祀天人五帝
以文武配宿讀若君言不宿王命以大禮固

辭是宿雷之惠篤敘箋曰惠順也厚敘正父無有

邁自疾箋曰邁遇自用也疾猶害也天下大

萬年猷于乃德猷從唐石經馬曰猷殷乃

引考箋曰引長考成也殷禮雖盛王能王平

殷乃承敘箋曰平殷所謂平來茲殷也王使

當自稱殷禮也萬年其永觀箋曰此答王雷相不去

而朕子懷德箋曰懷安也安德言戊辰王在

新邑烝馬讀新邑絕句鄭讀新邑烝箋曰

戊辰是歲十二月晦日烝大亨也月

三

令孟冬大飲烝在明堂周正則季冬也必言
王在者周公已還政不敢再攝事王又攝周
公祭歲文王解牛一武王解牛一鄭曰歲成
也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祫祭文王
武王于文王廟箋曰歲歲首成王元年正
月己巳朔祭之言言不依常告朔禮而行饋
食薦歲事之禮故曰祭歲饋食禮用特牲此
用二牲皆非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
常故記之鄭曰使史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
後公其宜立為後者謂將封伯禽也箋曰
史逸作冊自其職耳不假著其名又再著其
名于下也又諸書傳皆云史佚不言史逸古
者名字相配逸蓋伯禽名也作命伯禽之祝
冊春秋譏父老子從政以非常典故告立公

後言所以必用祭禮者將賜爵讀策王賓殺

使受命于文武若但告佖王專命矣

禋咸格王入大室裸馬箋曰大室廟中之夾室

室之儀唐為虞賓大室明堂中央室黃帝含

樞紐之府名曰神斗周曰明堂今仍與堯名

同示受終禮循古典也賓周公也咸皆也皆

王及賓也格升也禮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

序從般于堂下乃取腍膋升首唯主人升耳

王謙示受之周公故與公皆升不別賓主至

裸時乃王獨入取鬯獻公不立尸即以賓為

尸所謂尸賓也此皆非常之典其皆升之儀

公蓋為王儔如王命周公後以大傳曰周公封

祝從主人耳

魯也箋曰於裸公後命之也周公拜作冊

乎前魯公拜乎後此上皆祭歲日所行

周書卷九 禮記

逸誥在十有二月

箋曰冊伯禽之誥在十二

元日不及作冊故又明之

惟周公誕保

箋曰誕保守大文

武受命惟七年

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

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馬曰惟七年周公攝政天下太平鄭曰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年而崩及周公攝政不敢過其數也箋曰必言七年者明王所以先烝後祭歲之意若不於歲旦更祭則周公不滿七年

雒誥第十八

尙書十八

多士第十九

周書十

尚書卷十九

王氏集注并箋

多士

箋曰庶殷丕作頑民皆化於是遷其大族於鎬以強幹弱枝且將敘用之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雒用告商王士鄭曰成王

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成王

王命告商王之眾士以撫安之箋曰新邑

雒卽前作之新大邑言此乃雒汭之新邑

卽後所謂王城也周公居成周必往雒邑者

以王命詰當在東都朝會也言初者自成雒

邑初發令也商王士專遷王族也詩曰殷士

膚敏裸將于京記此事王若曰箋曰周公順

也恐其重遷故喜其敏王若曰王意面諭之

也此篇兩王若曰皆面誥爾殷遺多士箋曰

之詞四王曰皆書于冊者殷遺

殷王族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馬曰秋

在周無爵位弗弔

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箋曰白

克殷後始召見殷宗室諸人故先弔之弗弔

猶不我有周佑命箋曰佑助也將天明威致

淑也王罰箋曰稱王伐勅殷命終于帝箋曰救正

也殷自是肆爾多士箋曰肆猶赦也下言予

不能為帝肆爾多士惟率肆言多士亦有罪

以坐罪爾非我小國敢翼殷命翼從馬鄭

帝故赦爾非我小國

鄭曰翼猶驥也非我周惟天

敢驅取汝殷之王命惟天

不畀允罔固亂

弼我

箋曰弼與允誠弼輔也

大不與

我其敢

求位惟帝不弼

箋曰帝殷帝也明言不敢求位者殷帝有位而失之我無

位而求之殷先

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箋

王必不與我也

我下民者言周與殷俱下民

我聞曰上帝引

逸有夏不適逸則

逸王充引作佚

箋曰王

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至德

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周公曰

上帝引佚謂舜禹也以在夏先故或曰舜或

降上下皆當夏弗克庸帝大淫屑有辭屑東

作洪馬曰屑過也惟時天罔念聞箋曰不

聞天命厥惟廢元命降致罰箋曰元命天子

而致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箋

俊進也甸治也進於民自成湯至于帝乙箋

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司馬曰無不率祀明德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

不配天箋曰罔敢失帝其澤在今箋曰今多

不敢失帝道也

是其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

先王勤家箋曰勤廛念也已不誕淫厥汰箋曰

淫猶沈也沈罔顧于天顯民祇司馬曰不顧

溺其所汰馬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于天施顯

道于民而敬之也箋曰天顯天命迭代不

常一姓也民則祇天命亦不一君故惟時上

司馬釋祇為從言民從天顯而已惟時上

帝不保箋曰上帝先王保任也商先王降若

茲大喪箋曰大喪君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承上推言之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

以激切多士

罰

司馬曰其民皆可誅

箋曰于爰也有辭

後天罰多士

王若曰爾殷多士

箋曰上言其罪此言周赦

其今惟我周王

箋曰我周王言我周為王

不靈承帝事

曰

靈承受命之詞多方兩言

有命于割殷告敕

于帝

箋曰有又曰于也割殷伐三監也又奉天命討叛告先王以敕正帝位之事所

謂于湯有光罪其子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

家我適

箋曰適謫通用字謫罰貳二也已罰

怨謫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

箋曰洪逆

我不爾

我也

動自乃邑

箋曰動大誥所謂蠢也三監舉兵自商邑起亂

予亦念天

卽于殷

箋曰作雒就近殷大戾肆不正
箋曰

肆赦也定不奉王曰猷告爾多士

箋曰不言

正者而肆其罪予惟時其遷居西爾

箋曰西鎬京也遷維已授

遷例者田宅今又遷之鎬京

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

欲漸近以調馴之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

凡時惟天命元
元從

奉德者不可自康寧也時惟天命元
漢石

經東晉本作無違箋曰命元言當事新王
也呂刑曰自作元命殷士猶未仕進故令詣

師朕不敢有周宗室以不朝故不敢親後無

我怨

箋曰今不相親後或反怨新朝無恩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

冊有典殷革夏命

箋曰革命則革夏宗不復敘也

今爾又曰

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箋曰迪簡則又進選夏士又無

不臣

予一人惟聽用德

箋曰言不以殷宗室而尊之亦不以殷宗

室而

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鄭曰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

建之

箋曰求責也女

予惟率肆

箋曰率淪也詩曰淪胥普

大邦

貴族不敢苛責

矜爾非予罪時惟天

命

箋曰非予罪非罪予也殷民非欲讐周因不知天命妄欲復殷故今可往周也王充

引率夷憐爾說云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而

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

情則哀憐王曰告爾多士東晉本無昔朕來

而勿喜王曰告爾多士告爾二字昔朕來

自奄大傳曰周公攝予大降爾四國民命箋曰

其時降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箋曰言

已言當遷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前遷唯

猶近今始比事臣我宗多遜司馬曰臣我周

移遠也比事臣我宗多遜多士箋曰言

移遠之意欲比事耳王曰告爾殷多士箋曰

宗如我宗則多順矣王曰告爾殷多士箋曰

此又專告今予惟不爾殺箋曰初遷雒罪猶

殷宗室也今予惟不爾殺未除今以不作故

定不予惟時命有申箋曰不殺而又今朕作

嚴矣予惟時命有申遷之故當申命今朕作

大邑于茲雒子惟四方罔攸賓

賓漢石經作責馬曰賓

御也

箋曰賓擯通用字擯斥遠之也雒亦

京邑四方民皆可居今遷多士明非擯斥之

亦惟爾多士

箋曰言爲之熟

攸服奔走

箋曰人臣之職在奔

走趙事乃

臣我多遜

箋曰臣我則順不臣則

是其所服

臣我多遜

逆也殷士但以不叛爲

順而安居自如

臣我多遜

化外故爾乃尚有爾士

必臣之乃不惑人

臣我多遜

心生反側爾乃尚有爾士

爾乃尙寧幹止

箋曰此推其不樂遷之意也

安於幹止而不欲更遷

爾克敬

箋曰言遷爾

也楚詞曰去君之恆

爾克敬

者警爾也

天惟界矜爾

箋曰明德

爾不克敬爾不啻不

有爾土

鄭曰當但也

子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箋曰言不

遷則不臣也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

箋曰言此

邑可子

爾厥有幹有年于茲雒

箋曰遷雒受

今遷不患無田宅也

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箋曰

頑民貪利以欣勸之

勸其爲子王曰箋曰此下記王

又曰時予

箋曰

又曰者既誥又發令也

乃或言爾攸居

箋曰

時承也承王言而定遷

者飭有司也言議也議

多士第十九

尙書十九

毋佚弟廿

周書十一

尚書卷廿

王氏集注并箋

毋佚

本紀云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爲成王禱書

泣反

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

乃作毋佚

箋曰成王賢君周公大聖作

毋佚者言政事無闕但防怠弛天下太

平恐過耽樂史記異說蓋戰國傳譌也

周公曰烏呼君子所其毋佚

佚漢石經作劓東晉本作無逸

顏師古引無皆作亡

鄭曰烏呼者將戒成

王欲求以深感動之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

猶處也君子處位爲政其無自佚豫也箋

曰至佚之位君子處之故戒以處佚其毋佚

先知稼嗇之艱難乃佚

箋曰禾之秀實爲稼穀可收曰穡至勞莫

若稼嗇必先知焉艱難乃佚者勞乃有獲也王充引云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一張一弛文則知小人之依

箋曰依讀爲隱周語云勤恤民

王以爲常

隱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嗇厥子乃不知稼

嗇之艱難乃佚

箋曰父母勤勞子享其佚不知本從艱難喻嗣王也乃

憲旣延

憲延從漢石經東晉本作諺誕

箋

佚不

不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箋曰

勞也不則則也曰于也慢易其父母周公曰烏

之教于昔之人勤勞若無所聞知

呼我聞曰昔

箋曰曰于也

在殷王中宗

鄭曰中宗謂大戊也

本紀湯太子太丁子太甲子太庚子太戊殷

復興故儼恭敬畏從馬敬從司馬鄭東晉

敬在天命自度以民祇懼本作嚴寅鄭曰恭在兒

作亮司馬祇作震箋曰以與也與民不

俱振懼天命治民不可懼作治民者非敢荒寧馬曰知民之勞苦肆中宗之饗國七

十有五年東晉本其在高宗鄭曰高宗謂武

紀太戊子河亶甲子祖乙子祖辛子祖丁子

小乙子武丁殷道復興祖庚時立其廟為高

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司馬釋舊爲久爰

丁爲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苦於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鄭曰舊猶久也爰于也暨與也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作其卽位乃或梁闇梁闇從大傳鄭勞也作其卽位乃或梁闇梁闇從大傳鄭陰漢書引作涼陰大傳曰何爲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馬曰亮信也陰默也爲聽于冢宰信默而不言鄭曰作起也梁闇轉作諒闇相謂之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箋曰或司馬讀爲有有又也梁闇用士禮也先己習勞乃又能以庶士禮居喪言不自驕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時禮廢不行

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謹

謹從司馬禮記兩引並同東晉

本作雍

大傳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

未常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為太子之時盡已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

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鄭

曰不言政事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

皆和箋曰謹應和之聲天下想望聖德有

言必謹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

司馬嘉作密至

而應也

于小大無時或怨

鄭曰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言人臣大小皆無怨王

也肆高宗之饗國五十有九年

漢石經作百

王充并同司馬作五十五年石

其在祖甲

鄭

祖甲武丁子帝甲也

箋曰

本紀武丁子祖甲殷復衰

不義惟王舊爲

小人

司馬云久爲小人于外馬曰祖甲有兄

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

爲小人也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鄭

曰祖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

以此爲不義箋曰義讀爲儀擬也惟思也

次不當立故不擬思王位到憚說高宗明君

放逐孝子呂覽以爲孝已于經有祖己與祖

庚祖甲同當高宗時高宗崩祖庚立祖己爲

相祖庚崩祖甲乃立宜其不擬思王而久爲

小人與不義其父非

孝子也而又不詞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

依能保惠于庶民

司馬惠作施

不敢侮矜寡肆祖

甲之饗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

逸生則逸箋曰重言之者不知稼嗇之艱難

不聞小人之勞惟湛樂是從湛是從王充引鄭崇荀爽并同

東晉本作耽之自時厥後亦罔或克

壽鄭崇王充荀爽皆引時亦罔有克壽

是必病病則不甘飲食困或十年或七八年

或五六年或四三年箋曰杜欽引云言周公

曰烏呼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文

王俾服卽康

俾東晉本作卑
箋曰俾服使諸侯事紂也語

馬曰俾使也

日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卽康
受命改元也記曰康周公

功田功

箋曰周興於農

徽柔懿其懷保小人

共人東晉本作恭民此
從漢石經

箋曰徽懿

美也共供也
懷安保養也

惠鮮矜寡

鮮漢石經
引同

箋曰鮮斯也

自朝至于日中昃

箋曰朝日始出
昃日在西方時

不皇暇食

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游田

晏子引盤
游于田

箋曰復言文王受
命以後般樂也

以庶邦惟正之供

楚語引
惟政之

恭
庶邦西伯所屬國

文王受命惟中身

鄭曰受
命受殷

王嗣位之命厥饗國五十年周公曰烏呼繼

自今嗣王則其母淫于酒母佚于游田東晉作母

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此從漢石經惟共母

皇漢石經作維共母兄東晉本作惟正之共

用惟供事曰今日湛樂箋曰湛樂也甚乃非

民攸訓箋曰訓非天攸若箋曰若時人不則

有愆箋曰不不一字不則則母若殷王紂紂

晉本作受劉向翼奉王充顏之迷亂配于酒

德哉

配從顏師古引東晉本作酬

周公曰烏呼我聞曰古

之人

箋曰曰

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

箋曰此下

言小人之隱與毋

民無或譎張爲幻

箋曰譎張誑也

知民隱而恤之者訓誨安

此厥不聽人乃訓

惠之民亦以誠不隱也

聽漢石經作聖

箋曰聽佑也變亂正刑

刑當爲刑

至于小大

箋曰小民否則厥心違

怨否則厥口詛祝

箋曰違非也詛訓也祝當爲誄詛誄求其凶咎否則

則也先心怨非後乃

周公曰烏呼

箋曰重嗟之者與上

詛祝言民之無知也

異事 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

茲四人迪哲箋曰此篇主言年命長久故覆舉四人迪哲進智智乃能自責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女詈女箋曰詈罵也則皇自

敬德漢石經皇自作兄曰厥愆曰朕之

愆允若時不啻箋曰允信若順也啻語時不啻也時不啻者啻也啻語時不

言信順言信順不敢含怒鄭曰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妻用之以知己政得失之

原此厥不聽人箋曰此謂不迪哲者其不聽人謂不佑民乃或譴

張爲幻箋曰民亦曰小人怨女詈女則信之

則若時

箋曰若順時承也

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

箋曰辟法也念其

立法乃能責之

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

是

箋曰有讀爲又是猶此也先怨不聽人又怨其罰殺故曰又同此

叢于厥

身

箋曰叢聚也

周公曰烏呼嗣王

烏呼漢石經皆作於戲箋曰

非獨戒成王又永戒嗣王也

其監于茲

漢石經無其

毋佚弟廿

尙書二十

君奭弟廿一 周書十二

王氏集注并箋

君奭

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

公周

公乃稱湯時有伊尹云於是召公乃

說箋

曰此當東征還而仍踐阼故召公

求去所以

諫之也周公專明臣職召公乃

知其心矣

編篇於此者告臣書弟一篇也

周公若曰

君奭若曰者述其口語君者朋友

之詞世家召公

弗弔天降喪于殷

箋曰言易

事與周同祖

也

殷既隊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

基永孚于休

鄭曰言與君爽同知箋曰隊

能信其

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崇出于

不祥

崇祥漢石經作道詳馬曰崇充也鄭

輔忱信祥善也崇出記所謂充拙不充拙于

富貴猶言不驕不懾也人但當順天輔信不

可豫料烏呼君已曰時我已箋曰時承也二公

其祥娛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

上帝命古帝禪代之法威亦命也不敢粵我

寧者當攝則攝是念天威謀長遠之道民罔尤違惟人在無知當賴君相示向我

後嗣子孫大弗克其上下遏失前人光後漢書

作嗣事箋曰嗣事子孫謂管蔡也共執也

上天下民遏止失廢也前人前代賢臣執政

者光烈也三監之叛由管蔡不能執德安天

民而欲止廢先代總已舊典不使周公聽政

在家不知天命不易箋曰易改也在王宮流言相詢家所謂

不相知耳天應棐諶乃亾隊命東晉本作

其隊命此從漢書引諶當作忱箋曰應猶

佑也天心應周輔信故無隊命今復安也

弗克經厥嗣前人其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

克有正箋曰經基厥數嗣位之詞也王不克

泄詐則嗣前人故事以冢宰執政者

在予小子非能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

正即位之典也曰天不可信鄭曰又曰人又云周公稱人之

成王言今若仍率舊典聽政以待王長大則

人也又不信前已欲過失此仍致流言故不可

也我迪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迪從馬東晉本作道鄭曰言寧王者即文

王也箋曰寧王武王也武王不少延其德

可延以未定天保故當迪之也多方曰庸釋

有夏有殷杼材日用釋先王受命不庸釋者

初受命猶公曰君奭司馬以此下為周公作

未永固也書分八册弟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

一册引故事

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

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

司馬格作假

馬曰格至也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鄭曰
皇天北極大帝也上帝大微中五帝其統
也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阿倚衡平也伊尹
湯所倚而取平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大甲
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阿
衡保衡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為之號也伊陟
伊尹之子箋曰天帝對言帝則人帝也湯
已格天後王但格湯即格天矣然則上帝湯
也周受殷命以殷先王為上帝孫星衍說湯
配天故格皇天中宗饗於明堂故格上帝

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

時則有若甘般般一作盤 箋曰本紀大戊子河宣甲子祖乙武丁祖乙

玄孫甘般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箋曰率律

陳列故殷禮陟配天箋曰陟升也 大饗先王

多厥年所天惟純佑箋曰所處純大佑助也

命則商實箋曰則法也 商實算術一法欲知

發命立法亦於臣商其實也百姓王人罔不

秉德箋曰百姓都家王人命士明恤小臣

明勉恤慎也申言屏侯甸矧咸奔走箋曰言

秉德為朝廷之望

視大臣爲向背也采衛外爲屏內爲侯惟茲
甸大傳曰遠方之士曰至是曰奔走
惟德稱用又厥辟箋曰茲斥賢臣也稱舉又
辟公也大臣舉德迪一人使四方東晉本作
以治相辟公之政迪一人使四方故一人有
事于四方李善引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
此從王褒引箋曰言能道君行政
罔不是孚箋曰言大臣上下所公曰君奭箋曰
弟二册顯天壽平格保又有殷鄭曰格謂至
留召公箋曰壽謂通用字疇治也平常作采
臣事箋曰壽謂通用字疇治也平常作采
采亦治也天之治民常賴賢臣之治以格天
承上言配
天之意
有殷嗣天滅威箋曰殷嗣天者紂
滅棄天命囚放微

箕

今女永念則

箕曰長念滅威以爲監戒之法

有固命厥亂

箕曰有又也亂臣十人召公其一也

武王曰予有亂固已命之今又固命明我新

造邦

箕曰明勉也

公曰君奭

箕曰弟三册引今事

在昔上帝

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禮記引昔在上

帝周田觀文王之德

箕曰上帝先王也割

當爲害故記作周害何申重也寧王武王始

有天下繼湯之命何以得其重勸

乎已勸文又勸武故曰申勸也惟文王尙

克修和我有夏

箕曰修治也亦惟有若虢叔

箕曰地理志虢縣虢叔所封左傳說王季之穆

有若閔天有若散宜

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君括

君從馬今作宮鄭曰不及呂望者

大師也教文王以大德周

箋曰南君附庸君蓋詩所謂南仲者不言

太公同官

又曰無能往來

箋曰又曰者五臣之言也雖為胥附

奔走先後禦侮之臣猶自謂無能往來

茲迪

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鄭曰蔑小也箋曰彝常也蔑眇也

今字作妙但布常

亦惟純佑

箋曰亦亦上秉

德迪

箋曰小臣皆秉

知天威

箋曰不乃惟時

昭文王迪見勗聞于上帝

勗從馬崔瑗引同東晉本作冒馬

日勛勉也箋曰昭釗通用字釗亦勉也文

王之德可見聞者皆由五臣迪勛之使同先

代之受命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尙

迪有祿鄭曰至武王時號叔等有死者餘四

立武王也號叔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

蓋以宗室出封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

敵武成曰咸劉皆殺也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

說文引冒作冒箋曰冒亦讀爲眇文王蔑

武王冒皆以日所不見爲喻言能發明君德

使人見不單稱德大舉德言奄有天下今在

其微隱不單稱德大舉德言奄有天下今在

予小子旦若游大川箋曰游汙通用字予往

予小子旦若游大川汙行水上也予往

予小子旦若游大川汙行水上也予往

予小子旦若游大川汙行水上也予往

予小子旦若游大川汙行水上也予往

暨子奭

箋曰往未攝王時已同官也

其濟小子

箋曰此小子謂成王

也抗世子法故亦曰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勛不

及箋曰攝王三公皆以同濟未在此位之小子

相勉者故必留之也責諫收糾皆相之職考造德鄭曰耆考也造

有造老成德之人箋曰造德造士不降我

明農之職召公去則退老設言之也鄭曰不降我

雖亦常典而今之去位人必以爲不肖降志臣事周公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馬

鳴鳥謂鳳皇也鄭曰則鳴鳥之聲不得聞乃

聞喻國空虛也

公曰烏呼君

箋曰弟四册申言婉留之肆

其監于茲

箋曰肆今也我監我

我受命無疆惟

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

鄭曰召公不說似隘急故合謀

於寬裕也

箋曰

不以後人迷

箋曰召公去國亦不必危

而後生相率以不事攝王

公曰

箋曰第五册責之前

人敷乃心乃悉命女

箋曰敷政也前人大臣之事具於女心乃我又

盡告女無

作女明極

箋曰極中也前

曰女明

勛偶王在

箋曰偶猶助也

王偶王在三公之位無言去之理

曹乘茲大命

箋曰言周

曹厚乘猶憑也

惟文王德

不承

箋曰王本其受命

無疆之恤

箋曰恤憂也言召公之憂方長

公曰君告女

箋曰弟六

朕允保奭

箋曰保任也言我信

能保女無危

其女克敬以予監

箋曰敬戒以

難乃敢畱女

于殷喪大否

箋曰于吁通用字吁

我監國

肆念我天威

箋曰今

予不允惟若茲誥

大屯

予惟曰襄我二人

箋曰襄因也

爲盟誓之信

女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

箋曰

周召言猶念也合哉者天休茲至惟時二人
勸其合也在時在是也
弗戡箋曰告以當大平更無憂危也戡勝也
之其女克敬德明我箋曰警德勉俊民在讓
耳箋曰俊民三俊即造士也在後人于丕時
察也察召之讓周則無不讓
時承也不承文王又烏呼篤棐時二人我式
承召公故改言時
克至于今日休箋曰代俊民言之也召公畱
厚輔以承周召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
以召公自勉也
箋曰于曰怠緩也冒當
為勛言成功在相勉
海隅出日莫不率俾

鄭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
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
公曰箋曰弟
私情予不惠若茲多誥箋曰惠順也多誥祇
感之惠我乃予惟用閔于天越民箋曰閔憂也弔
不徒誥不自勉公曰烏呼君箋曰弟八冊惟乃知箋曰
勉君也釋前兩民德罔不能厥初惟其終鄭曰召公
我不知周公恐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
箋曰述召公佐命元功勸其始終不忘也
祇若茲往敬用治順此言往卽位警子

君奭弟廿一

尚書廿一

多方弟廿二

周書十三

尚書卷廿二

王氏集注并箋

多方

鄭曰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事其編篇於此未問箋曰周官方士

掌都家多方者殷舊采邑都國入周未封亦未廢所謂名民三百夫不顯亦不賓者也亦周公告臣民之書故次此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鄭曰奄國在淮夷之

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箋曰周公還攝王而三監平移師定奄至還周共三年既定居攝仍稱王至鎬京正卽位告至上祭乃後遷多方於維

故記祭日也禮曰來周公曰王若曰箋曰本直記王

若曰以編在成王多士猶告爾四國多方箋曰

後故加周公以著其時猶告猶告道也四國管惟爾殷侯尹民箋曰

蔡商奄詩曰四國是皇有此三等一殷侯一殷尹我惟大降爾命爾

一殷民也立政三亳阪尹罔不知箋曰大降者非常之命洪惟圖天之

命弗永寅念于祀箋曰洪讀若洛水逆也逆

者言天命不可妄干也寅惟帝降格于夏有

警也易夕惕若寅自警動惟帝降格于夏有

夏誕厥逸不冑感言于民

箋曰帝謂禹也降格陟降順天人也

有夏桀也逸過也何願訓感憂言
念也桀放佚其心不强憂念民
乃大淫昏

不克終日箋曰先逸後昏勸于帝之迪乃爾

攸聞馬曰攸所也箋曰以君罪罪臣民近

淫昏羣臣當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

箋曰麗離羅通用字圖帝乃大降罰崇亂有

夏箋曰多方又因甲于內亂鄭曰習為鳥獸

亂箋曰內亂臣民叛不克靈旅于旅箋曰

君也甲習也因昏而亂

旅眾也多方不罔不惟進之共洪舒于民日

丕不通用字進貨財也洪逆也舒當爲茶猶

毒也夏諸臣無不以貨財供給逆害於民也

亦惟有夏之民叨堊日欽

堊東晉本作慣從說文引箋曰叨

養同字貪也堊忿戾也非古字當作寔欽興

也夏臣貪逆民亦貪很日與相讎亂無已也

夏亂不待言詳述耳剝割夏邑箋曰剝剝一字

之以開悟殷頑耳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

邑京師不及外也命于成湯刑殄有夏箋曰夏自剝割惟天不

畀句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箋曰純大亂

侵戎我國家純義民邪民也立政曰三宅無

義民多方夏圻內都家也亦如今多邪民

不克永于多言惟夏之共箋曰言獻共貢也

辟言以貢京師者言多士大不克明保言于

民箋曰明勉保安也多士為民表率民不克

是其罪也夏未必有失職之士乃胥為虐于

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箋曰百官之政繁多

故皆不能開開猶張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

箋曰桀眾歸簡代夏作民主箋曰簡問慎厥

湯故克以之麗故赦之言亡國臣民皆當俘虜以例殷士

乃勸厥民刑用勸

箋曰勸者開國政典之名也語曰舉善而教不能則

勸民當刑者皆用勸言不殺之但教之

以至於帝乙罔不明德

慎罰亦克用勸

箋曰帝乙紂父開國要囚殄

戮多罪亦克用勸

箋曰要約罪狀瀦詞也殄

民遠罪也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箋曰開寬釋舍也

有此二端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言天之命

烏呼

箋曰弔之也辟三監之稱爾辟王子祿父也以祿父領殷都邑叛以亡滅大命

乃絕

王若曰誥告爾多方箋曰既無四國侯

矣

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箋曰庸釋用舍猶長在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箋曰爾辟祿父不知天命靡常乃欲復殷屑屑有辭一切名罪乃惟有夏圖

厥政不集于宮天降時喪有邦間之箋曰復言夏者

難以叛周責殷士故反復於易代之乃惟爾

商後王箋曰据紂故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

天惟降時喪馬曰蠲明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

克念作聖箋曰聖思心審之應狂兒不恭之應舉休徵之美者召徵之淺者以

明皇極易代之事文王不天惟五年須夏之

伐紂待其念也非紂無罪鄭曰夏之言假天觀

紂能改故待假其終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

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子孫誕作民主罔

可念聽箋曰微箕皆不治民天惟求爾多方

大動以威箋曰夷羊在牧蜚蠊滿野開厥顧

天鄭曰顧猶念也天下災異之威動惟爾多

方罔堪顧之箋曰多方能正君安民也惟我周王靈承

于旅王武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鄭曰眾國無堪爲之

惟我周能堪之箋天惟式教我用休箋曰

曰典主也神天皇天惟式教我用休箋曰

休興也以寶龜簡畀殷命尹爾多方箋曰選

攸受休故曰教簡畀殷命尹爾多方箋曰選

如湯簡代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

夏尹正也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

民命箋曰多猶祇也尹之故不徒誥當行法

也大降民命大赦四國民而作此誥

爾害弗忱裕之于爾多方箋曰忱信裕饒也

裕爾害弗夾介乂我周王箋曰來

殷圻夾周圻助王治今爾尙宅爾宅田爾田

是盲天非盲周也今爾尙宅爾宅田爾田

爾害弗惠王熙天之命箋曰宅田多方舊田

宅也惠王知王之惠

也熙興也已亡復全如爾乃迪妻不靜爾心

新興也三害弗窮詰之箋曰三害弗窮詰之爾乃迪妻不靜爾心

未愛箋曰妻數也愛順也爾乃不大宅天命

爾乃屑播天命箋曰宅度屑動也播爾乃自

作不典圖忱于正箋曰典常正尹也頑民當

殷又自謂不叛周不箋曰我惟時其教告之大誥

也常其主是不可信也我惟時其戰箋曰東要囚之箋曰執訊至

于再至于三箋曰紂一祿乃有不用我降爾

命我乃其大罰極之箋曰設言也有又也極

極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白速辜箋

也速召王曰烏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

箋曰此下冊書二篇先勸之後威之一柔一

剛也有方多士先受封今為士者殷多士殷

大家今爾奔走臣我監箋曰自立監已奔走

五祀粵惟有胥賦賦從大傳東晉本作伯

胥賦車賦鄉小大多政爾罔不克臬大傳曰

遂調發之役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

稅一謂之大猶小猶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

矣箋曰臬射準的也大家供政自作不和

為小民之準勞勉其效順之勤也

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

箋曰言今反側者爾意耶

家人意耶今

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箋曰又當

將專責於爾

爾上不基于凶德

上基從說文引東晉

多遜乃為勤也

亦則以穆穆在

基教也凶德叛亂不可謂侯尹

乃位克閱于乃邑

箋曰穆穆和敬閱容也謀

介爾乃自時維

箋曰此下先以當遷之意

爾長久故令

尚永力畋爾田

箋曰遷維無他

新治者

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

日畋

箋曰悔罪自新故天矜之周則迪簡在王庭
本欲賁之故因天意而大助也
箋曰迪簡學校
簡士得仕進也
錄其功也
嘉其能訓迪進為王官
嚴飭之列於編氓
侯尹皆同為士
惟不克
箋曰頑民但以供賦
惟不克
箋曰頑民但以供賦
高
箋曰士不
民不得為
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
心不肖臣周是放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
逸頗邪自遠於王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
舊習不改仍前多方也探我則致天之罰離
試取之詞以赦恩為可扭

逃爾土

鄭曰分離奪女土也箋曰狄遠也剔分之也

王曰我不惟

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

箋曰此申警之

言非徒煩文告乃振告之與之一切更始也祇振也不克敬于和則無

我怨

箋曰自作不和當相警以和也

多方第二十二

立政第二 周書十四 尚書卷廿三

王氏集注并箋

立政

史記說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

百姓說

箋曰立政在周官後蓋既定官制申戒近侍非告王也故次于成王書後

周公之書終於此篇

終於此篇

周公若曰

箋曰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

矣

箋曰告王左右言我面告天子用咸戒于

王曰王左右

箋曰曰讀爲越言所言非獨戒王並戒王左右也常伯

常任辟人

辟從漢石經東晉本作準說文引

者常任常執事者于周官師氏保氏司士司
右諸僕右巫祝諸史大師皆常伯之類宮人
內宰內小臣寺人隸僕皆常任之類辟人閹
人掌守王宮禁辟內外人者周宮古文辟一
作綴衣虎賁綴揚雄班固崔瑗引皆作贅
賁虎士也顧命狄設斧戾綴衣狄者樂吏
春官之屬周官有司服或謂之綴衣與周
公曰箋曰復著周公曰者此下戒王烏呼休
之詞復書之使近侍讀之也
茲知恤鮮哉箋曰休茲者致太平之後鮮讀
為斯言居茲美當知憂此時
古之人迪惟有夏箋曰畢以田說迪讀
為由由適也適聿也乃有

室大競

箋曰競彊也夏始傳子則王

顓俊尊

上帝

箋曰上帝舜也尊遵也皋陶始立九德舉人之法夏遵而用之以求賢俊

迪

知忱恂于九德之行

箋曰恂信心也聿惟求知識信行九德者舉之

乃敢告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

箋曰此言左右進賢不敢

不曰宅乃事

箋曰宅居也宅三事三公也

宅乃牧

鄭曰殷之州牧

日伯虞夏及周日牧

箋曰牧州牧也諸侯世爵故牧必擇賢也

準法也六卿以法爲準的者

茲惟后矣

箋曰既舉賢于君使居職專在其

君所任言左右不與政

謀面用丕訓德

漢石經作亂謀面箋曰面讀

爲勛勉也訓讀爲順左右諸臣勉則乃宅人

用大順德者面或讀爲偃鄉也箋曰則法也以順德茲乃三宅無義民公侯

之法居人使在位六卿皆桀德惟乃弗作往任箋曰往任先王任人之法

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箋曰陟謂升在位也不釐上

帝之耿命箋曰釐飭也耿光也耿从聖聖命明命上帝舜也湯立賢無方大飭

舜之明命謂亦以九德取士也乃用三有宅克卽宅箋曰三有宅已

居位考曰三有俊克卽俊箋曰司徒論選士爲俊士三有俊俊士可

用者將以爲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嚴敬公卿諸侯

也式法也敬思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箋曰事準

得人大法則能用賢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箋曰見效也言

故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四方大法京師

皆效其德牧烏呼其在受德散說文引作

得人故也烏呼其在受德散馬曰受

德受所為德也箋曰受惟羞刑暴德之人

糾通用字德散泯棄德也惟羞刑暴德之人

同于厥邦箋曰羞進也進用刑戮暴棄乃惟

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箋曰逸淫也眾習

為事準也帝欽罰之箋曰欽乃抨我有夏式商受

命奄旬萬姓箋曰抨使也我我周亦越文王

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

漢石經俊作會

灼說文引作焯知見其心言用人皆當

箋曰

以敬事上帝立民長

伯立政任人

箋曰題下事

準夫牧作三事

箋曰三事退在

下者就準牧中擇用之此言立大臣也

虎賁綴衣趣馬

箋曰二官從王

出小尹左右攜僕

箋曰小尹小宰掌治王宮之政令攜挈也左右攜僕

僕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諸官在宮中常侍者

百司庶府

箋曰百司分

職任事者庶府掌財物者

大都小伯藝人

箋曰大都小伯采邑之長主治

民表臣百司

箋曰表外也表臣百司都邑君者長之屬官不言外者王者無外

太史

箋曰太史君舉則從故特言之

尹伯庶常吉士

箋曰尹正伯長

也士官眾矣或其長所自選其為正長者則由王命禮所謂達官也皆用常人吉士以主

其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箋曰諸侯國夷卿大夫士也夷題下

四微盧烝三亳

鄭曰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

故云阪尹蓋東成皋南轅轅西降谷也

日微在下雋今通城地盧今辰沅以西烝蓋

先殷時未服故特記之三亳在殷畿內於殷

衰即于 夷俗 阪尹

箋曰微盧烝三亳皆為之 文王

惟克厥宅心

惟克厥宅心漢石經作維厥度

心

箋曰厥宅心當作宅厥心

周書十四立政

四

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箋曰言文王自

度其心故能知賢進用有德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

箋曰兼讀若謙

於陽之謙雜也庶言眾臣所進言也

庶獄庶

慎

箋曰左氏傳司慎司盟司慎蓋古為盟者古者會同則祀方明則庶慎謂會同之事

與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箋曰內則有司外則牧夫訓用

違言訓其用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箋曰

命違命者 獄慎尤重天子以親臨決聽為能言文

亦越

武王率惟敕功不敢替厥義德

箋曰義讀若儀言武王率

行文王安天下之功不率惟謀從容德以竝

敢廢其儀法文王之德

受此不丕基箋曰從容讀若從與猶贊助也竝讀爲旁溥也基謂賢人也詩

曰邦家之基言武王謀賢人從容助德以溥受此大夫之基

烏呼孺子王

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

灼知厥若不

箋曰不讀若否若否猶用違也灼知則不妄聽

乃俾亂

箋曰知其賢

乃使之治民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

箋曰言任

賢以時則勿有問之自一話一言

箋曰問猶謙也立政

當專其職故勿有問之雖一話一言不可參與也

我則末惟成德之

彥以乂我受民

箋曰末終惟思也成德之彥卽三俊也言求賢不倦終思

美士治我民也王充引勿作物說云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敕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政無細非水旱猶有氣間之依充說末無也時有物間自一言語之微足以致災我無咎三宅之人當思成德之彥以治我民不可責臣下也以災異策免三公蓋古有此說故周公以

戒王

烏呼予旦以前人之徽言

以前從漢石經東晉

本作

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

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

箋曰天子以意輕重故惟使正

官自治之篇中丁寧惟此而已蓋天子欲察
察庶事則近臣易於進言平反庶獄尤爲美
事古今小人生自
隙皆由此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

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

俾乂國

箋曰由用也繹讀若釋
由繹卽庸釋謂安其位

則罔有立政

用儉人不訓德

說文引儉作諫云問也訓德
從漢石經東晉本下有于

馬曰儉利
佞人也

是罔顯在厥世

漢石經
在作哉

繼自今立

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箋曰

勸勉
力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

惟有司之牧夫

箋曰庶獄尤生間隙故特戒之內有有司外有牧夫而天

子親獄訟是叢睦也人命雖重但擇司牧何可親決囚訟

其克詰爾戎兵

以陟禹之迹

馬曰詰實也者王欲理刑但當治兵周復禹

迹故云以陟

陟猶步也

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

以觀文王之耿光

大傳耿作鮮

以揚武王之大烈

烏呼繼自今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箋曰常人謂久在其

職者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

箋曰欲記此言故呼太史呼司

寇重獄也左傳說蘇忿生以溫為司寇為三公故稱公

式敬爾由獄以

長我王國

箋曰王兼庶獄是司寇不舉職茲也故戒司寇爲刑官長用敬之

式有愼以列用中罰

箋曰式法也列今例字記曰上服下服列也庶

愼有常法庶獄亦當布列條律縣于象魏頒于列國使知刑罰之中

立政弟廿三

何書十三